



莊子內篇註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新編
乾隆大藏經

五九六

龍藏

莊子內篇註目錄

素七

卷一

逍遙遊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克符

卷四

大宗師

應帝王

素七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明匡廬逸叟慈山釋德清註

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孔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觀此書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其言汪洋自恣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便不被他瞞矣一部全書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其外篇皆敷衍之說耳學者但精透內篇得無窮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影響論發明已透請細參之

逍遙遊

此爲書之首篇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廣大自在之意即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惱

惱爲解脫莊子以超脫形骸泯絕知巧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爲累爲解脫蓋指虛無自然爲大道之鄉爲逍遙之境如下云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真人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即下所謂大宗師即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只被一箇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爲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自古及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生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了此三件事素七故得無窮廣大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迷執拘拘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之妙即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及大知等語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以至人無已聖人無功神人無

名為骨子立定主意只說到後方才指出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則一書之旨了然矣

北冥

北海乃玄冥處也

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

三

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

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立言自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一書之言不出三種若此

鯨鵬皆寓言也以托物寓意以明道如所

云譬喻是也此逍遙主意只是形容大而

化之之謂聖惟聖人乃得逍遙故撰出鯨

鵬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北冥即北海以

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

中之鯨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

喻如大鯨非北海之大不能養也鯨化鵬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然鯨雖大乃塊然一物耳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爲鵬乃見其大耳鵬翼若垂天之雲則比鯨在海中之大可知矣怒而飛者言鵬之大不易舉也必奮全體之力乃可飛騰以喻聖人雖具全體向沉於淵深靜密之中難發其用必須奮全體道力乃可捨靜而趨動故若鵬之必怒而後可飛也聖人一出則覆翼群生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此則非鯨可比也海運謂海氣運動以喻聖人乘大氣運以出世間非等閒也將徙徙者遷也南冥猶南明謂陽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運出世則爲聖帝明王即可南面以臨蒞天下也後之大宗師即此之聖

人應帝王即徙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
事有君者正此意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
六月息者也

莊子意謂鯤鵬變化之說大似不經恐人
不信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是漫
談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
等書曰乃志怪之書所記怪異之事者也
故諧之有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則其大可
知扶搖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
一舉而九萬里之遠則其大益可知已六
月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
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風也意謂天

章七

四

地之風若人身中之氣息此筆端鼓舞處
以此証之則言可信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

此言大而又大之意也野馬澤中陽燄不
實之物塵埃日光射隙以照空中之遊塵
生物以息相吹言世之禽鳥蟲物以息相
吹謂氣息之微也蒼蒼者非天之正色乃
太虛寥遠目力不及之地也意謂鵬鳥之
大可謂大矣然在太虛寥廓之上而下視
之一似野馬塵埃而已眇乎小哉即扶搖
之大風以鼓之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相
噓而已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
此已矣意謂聖人之大雖大亦落有形尚

章七

五

有體段而虛無大道無形不可以名狀又
何有於此哉此即以聖人之所以逍遙者
以道不以形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水於坳堂凹處也之上則芥為之舟謂芥子置大舟也

杯焉則膠膠粘着也謂坳堂之上不過杯水止可以芥子大舟則浮若以杯為

舟則膠粘不動矣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則是風在下而鵬在上鼓之負之乃可遠舉若風小則無力不能

舉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

背負青天乃不墮落而莫之天闕者天中道而折也闕

得此大風培送大鵬一舉九萬里遠直至南溟而不中路夫折墜滯也而後乃

今將圖南言必有此大風然後方敢遠謀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

此一節總結上鯤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

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

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鯤及鯤化為鵬

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

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

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

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

交與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與以成廣大

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

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

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鯤上今不說養

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律

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鯤上則板拙不堪矣

意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

深厚何敢言其功名事業也

蝸小寒與鷺鳩學飛之小鳩也笑之曰我決起盡力而飛

而飛搶也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

已矣奚也以九萬里而南為適也莽蒼一望

者三食而反腹猶果實也謂尚德也然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不

知聖人之大猶二蟲之飛捨榆枋則已極

矣故笑大鵬要九萬里何為哉此喻世人

小知取足一身口體而已又何用聖人之

大道為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不知聖人

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畜不深厚各隨其

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畜糧一

飯而往返尚飽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

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故隔宿春糧若往

千里則三月聚糧以其志漸遠所養漸厚

比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

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

人蓋若此

小知不及大知以上二蟲以喻小知之人小年不及大年

此以小年大年又比小知大知也奚以知其然耶朝菌冀環之菌

朝生夕枯不知晦朔一月也蟪蛄夏蟲也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神龜也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有壽之人乃今以久

壽特獨也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以喻小知之人不

知聖人之廣大以各盡其量無怪其然也

如朝菌蟪蛄豈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

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古今獨有一人而

衆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則又可悲

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

湯之問棘湯之賢相也也是已言小知不及大知即湯之問棘便是

此事 窮髮不毛之地也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要

北冥南冥都是海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

知其脩也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

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也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雲在半空而騰飛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斥鷃名鷃澤中之小鳥也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七尺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前引齊諧以証鯤鵬之事此復引湯之問

棘以証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不及

大知之說即湯之曾問於棘者便是此事

然且即舉鯤鵬不但證其魚鳥之大抑且

証明小大之辨故一引而兩証之其事同

而意別也故下文即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故夫者承上知效一官行比用一鄉德

也合一君而徵所信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

矣亦若斥鷃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

笑謂彼四等人汲汲然以之賢人也

才智以所一己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喪氣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言宋榮子

汲汲於浮名者其自處以能忘名故舉世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但定其

內之實德在已外之毀譽由人故不以毀譽

少動其心以知榮辱與已無預如此而已矣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所以能忘

求世之上毀譽者但不汲汲以

虛名耳言未有樹立也雖然猶有未樹也以但能忘名未

忘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輕舉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

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雖能忘禍福未能

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若夫乘天地之正正天地之本也如而御六氣之辨各正性命之正

乘天地則宇宙在子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
大道而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聖人
遊者也而遊與造化混而為乘大道
一又何有待於外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
不必作三樣看此說能道通之
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
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為物累故
獨得逍遙非世之九
小知之人可知也

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
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為我所累故汲汲
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
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
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
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遙
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
知哉正若蝸鳩斥鷃之笑鯤鵬也主意只
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

鯤鵬變化之事驚駭世人之耳目其實皆
寓言以驚俗耳初起且說別事直到此方
拈出本意以故曰一句結了此乃文章機
軸之妙非大胃襟無此氣槩學者必有所
養方乃知其妙耳

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已忘功忘名之
聖人以爲證據

竟讓天下於許由竟以治天下爲己功今讓與許由乃見忘已忘功之實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竟自喻燭火以不息許由比日月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燭火之光時雨降矣以難比日月

許而猶浸灌浸灌勞而功小以自比也其於澤潤也也不

亦勞乎此自見其功不足居也夫子立而天下治言許由立

地之問天而我猶尸也主之吾自視缺然言有許由

如此之聖人返隱而不出而我自愧如請致

此猶居人君之位今乃自知缺然也然竟雖能讓天下則能忘已忘功尚許

天下未忘讓之名如宋榮子之笑世也許

由曰子治天下今于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治

則已又何求人哉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言天下已治乃

堯之功也今讓與我是我無功而虛名者實受人君之名也我豈為名之人乎

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名自實有今我無實而

專尚名而處賓吾豈處賓不務實之人乎鶴鶴小鳥也巢於深林不

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此許由雖能忘

如鶴鷗之一枝偃鼠之滿腹皆取足一已之意正似列子御風而未能忘形若姑射神人

則無不歸句此斥棄休乎句此止堯再君句此

一字冷語意謂你只見得人若尊大也予無所用天下為言我

下作何用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巫祝之人不越

尊俎而代之矣此二句乃許由袒臂語謂堯

該尋要天下的人不可尋尸祝我非其人豈棄我之所守而往代之耶

因前文以宋榮子一節有三等人以名忘

已忘功忘名之人此一節即以堯讓天下

雖能忘功而未忘讓之之名許由不受天

素七 十

下雖能忘名而取自足於已是未能忘已

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乃大而化之之神

人兼忘之大聖以發明逍遙之實証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言大往而不返言只任語去而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二字皆去聲不

近人情焉肩吾信不及處信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問所說曰藐極遠姑射山名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淖約美好若處子

謂顏色美好如室中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言以風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言已超然

御龍而遨遊於六合之間也其神凝定使物不疵癘言所

能福而年穀熟言所經則和氣吾以是狂言則

而不信也我謂絕無此等人定連叔曰然其

不信處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鍾鼓之音豈惟也不但形骸有聾盲哉夫知

亦有之言有吾之智若聾聵無所知見故不信此說耳是其言也此

替之猶時也是聾盲之言女也即是女也之人也之德也

此神人將磅礪萬物與萬物混而為一也以為一世斷

乎亂治也言此等人與造物同遊無心於世則為一世之福而求乎以治孰

弊弊汲汲勞悴焉以天下為事言此人豈肯心之貌

治天下之人也言此物莫之傷言已脫形骸無我與物對

故物莫能傷即老子大浸也稽天稽至也

云以其無死地焉流金燧石言土山焦

水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熱之極也土山焦

而不熱不溺不熱乃不能傷處是其塵垢猶土糝

糠乃穀之籠皮非精實也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言此人

土直批糠最窟者尚能做出孰肯以物為事

堯舜之事業況其精神乎言此神人之德如此

此一節釋上乘天地御六氣之至人神人

聖人之德如此即下所稱大宗師者若此

等人迫而應世必為聖帝明王無心御世

無為而化其土直緒餘以為天下國家決

不肯似堯舜弊弊焉以治天下為事極言

其無為而化世者必是此等人物也

宋人資貨資章甫而適諸越宋人以章甫為貴重故往資之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自以章甫為貴而不知越人為無用也此喻堯以天下為貴特讓許由而不知由無用天下為大似越人斷髮文身以章甫為無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即蓄缺披衣王倪之類藐姑射之山汾水堯之之陽

窅然茫然自失之貌喪其天下焉

此一節釋上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

意謂由雖不受堯之天下却不能使堯忘

其天下且不能忘讓之名以由未忘一

已故也今一見神人則使堯頓喪天下此

足見神人御世無為之大用一書立言之

意盡在此一語不但為逍遙之結文而已也莊子文章觀者似乎縱橫洗洋自恣而其中屬意精密嚴整之不可當即逍遙一篇精意入神之如此逍遙之意已結所謂寓言重言而後文乃卮言也大似談諧戲

素七

十三

劇之意以發自己心事謂人以莊子所言大而無用但人不善用不知無用之用為大用故假惠子以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惠子

故言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多言之大如此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舉一人也剖之

以為瓢則瓠落言廓落之大沒處安頓無所容非不呶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措之言擊碎之也莊子

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言惠子不能善用其大也宋人有

善為不龜音均言寒凍手背皮裂如龜背之紋也手之藥者言能

素七

十三

治使手不裂裂之藥者世世以泝澣漂洗也統舊滷也為事言因有不裂手之藥改世世以此為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聞其方妙故重價買之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為泝澣統不過數金所獲之利薄今一朝而鬻技百金一且而得辱利且不損已請與之不知客所用大也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使得方之人以為將冬與

越水戰大敗越人言吳有此藥故士卒能兵越無之故敗也裂地

以封而封之言以此藥致封侯也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為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莊子以此喻惠

子不善用共無用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其可用處

以為大樽以瓠為度水之樽如今之漁舟小兒背瓠可知也而浮於

江湖此以所用之大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蓬有心而不通此喻惠子一窳不通正卮言也也夫

此一節莊子以自創逍遙神人之說以明

無用之大用蓋亦有自寓己意言世無所

知也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

調以見己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

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於當世也言

雖戲劇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則

不可以正解別是一種風味所謂詩有別

趣也後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學者不可

不知也前雖說不善用其大尚未說無用

之用故下文以大樹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散無用之木

其大本樹大擁腫而不中繩墨言不材其小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言不可立之塗喻當

石喻當世執不顧喻不為世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言雖大而無實用衆所同去言為衆人所共棄也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因惠子說大而無用遂將狸狌野葛之小

巧以此惠子并世用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比

小知者皆不得其死

小知之人卑身詭求以取功利俟其機會如狸狌之伏身以候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以踰世人無知但知求中於機辟

此機辟以利恣肆妄行不避利害死於罔罟以罔罟羅取狸狌因不

取狸狌者避高下故墮死於機罔今夫斄牛南方山中

求利名者亦若此而已有此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斄牛雖大未必此能為大

矣不能執鼠言斄牛之大縱若垂天之雲能

不能就其如此大亦不能執鼠言其至大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言既有此

任他無用大樹不必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此莊子

然雖大而無用但你世人亦不必用自喻也廣莫之

野但任放之於無用之地有何不可彷徨此句與無何有皆乎無為其

側道遙乎寢卧其下言至人無用而在與道

地又何遊則行住坐卧樂有餘不夭斤斧大樹本已不材而又樹之

患焉無人之境斧斤不傷以喻物無害者以無用且不置

聖人無求於世故人前何害之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篇托惠子以嘲莊子之無用莊子因嘲

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為害似狸狌之
 不免死於罔罟若至人無求於世固雖無
 用足以道自樂得以終其天年豈不為全
 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又何困苦哉此
 雖卮言足見莊子心事自得之如此豈世
 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卷七

十五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音釋

鶯 胡覺切音學小鳩也 淖 叶尺約切音淖柔弱之貌 泝 上旁經切音瓶
 下匹歷切音 紕 苦誇切音曠案也 繫 音離野牛也